

当代文学精品屋

听到了永恒

港台名家散文极品

成都出版社

当代文学精品





台港名家散文极品

聽到了永恒

吳 鴻 選編

成都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1 号

责任编辑 陈光星

封面设计 邹小工

版式设计 文 汇

当代文学精品屋

吴 鸿 主编

*

台港名家散文极品·听到了永恒

吴 鸿 选编

成都出版社出版

(成都十二桥路 30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6 字数 100 千

1993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-80575-532-9/I·101 (简精)定价:4.80 元

(简精)全套定价:20.00 元

當代文學精品屋



策划：吴 鸿 周玉成

主编：吴 鸿

编委：杨君伟 殷世江 张寄波 周玉学 王晓萌

目 录

王孝廉:小茅屋	(1)
王鼎钧:登 楼	(3)
冯 青:旧 事	(9)
叶维廉:母亲,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	(11)
台静农:伤 逝	(16)
许达然:如你在远方	(19)
羊 野:你从鸟声中醒来	(22)
李 敖:红玫瑰	(25)
马 黎:夏日最后的玫瑰	(29)
马 飞:我的嫂子	(32)
阿 飞:厕所的故事	(37)
陈之雷:寂寞的画廊	(42)
陈幸愿:春雨·古宅·念珠	(47)
余光中:听听那冷雨	(51)
张秀亚:听到了永恒	(58)
张君默:物候星移看北斗	(62)
张拓芜:在茶的鱼	(65)
张晓 晴	(67)
张菱龄:听一听,那寂静	(73)
杏林子:重入红尘	(78)
吴鲁芹:杞人忧天录	(86)

侣 伦:向水屋追怀.....	(93)
罗 青:子夜曲.....	(96)
杨 牧:作 别.....	(99)
司马中原:古老的故事	(101)
林文月:遥 远	(105)
林海音:冬阳 童年 骆驼队	(108)
林清玄:佛 鼓	(111)
赵 云:木雕观音	(119)
洛 夫:一朵午荷	(123)
胡品清:我藏书的小楼	(128)
陶 然:漂洋过海	(131)
郭 枫:九月的眸光	(135)
萧 白:摘云集	(137)
黄河浪:故乡的榕树	(147)
蒋 芸:只是一缕轻烟	(152)
蒋 勋:庄子与蝴蝶	(156)
琦 君:下雨天,真好.....	(162)
董 桥:雨声并不诗意	(168)
舒巷城:冬天的故事	(170)
简 媅:寂寞像一只蚊子	(174)
颜元叔:荷塘风起	(183)
后 记	(187)

王孝廉

小 茅 屋

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怀念他自己住过的地方，我如今却深深地怀念起童年所住过的那三间小茅屋了。三间茅屋是我们以一个月一斗米的代价租来的，冬冷夏暖，每逢下雨，我们的床和书桌就宛在水中央。此外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的动物也是很多的，墙上爬的壁虎，空中飞的蚊子，地上来回如梭的老鼠等，他类动物是远超过我的家人的。有几次雨后，屋顶的茅草中，掉下了几只类似蜈蚣的多足虫，刚好落在我的书上；土墙角落的洞里也曾经钻出过两尺来长的蛇，在我们的房中摇摇摆摆地散步。为了怕蛇咬，我和哥哥蜷足屈膝地坐在自己的床上不敢动，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从蛇的三角形和椭圆形去分辨它的有毒与否，只记得蛇身上有黑白鲜明的斑纹。

茅屋的前面是一片种甘蔗和花生的田园，屋后是一片竹林，刮风的时候，竹林发出的声音使我感到恐怖，尤其是附近的孩子们告诉我那竹林子里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以后，这种恐怖的感觉就更深了。当我们在刮风后上竹林里捡掉落下来的竹壳子的时候，脚下那层阴湿而又沙沙有声的竹叶，那种软软的感觉每使我对吊死的女尸产生的恐怖的联想，她会不会就在脚底的竹叶下呢？

那三间小茅屋里的历史也是很神秘的，附近的人有的说

是以前的强盗在那里分赃，有的说是上山打猎的猎人们在那里暂时休息住几天，也有人说茅屋里原住着一对贫穷的农家夫妇，丈夫被日本征到南洋去作战死了，妻子就吊死在屋后的竹林子里。

虽然茅屋确实是在山脚下竹林中，虽然我们是竹床、竹桌、竹椅、竹窗地与竹为友，但就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也实在无法产生什么诗意的田园情趣的。我的妹妹，就是在那神秘小茅屋里出生。

那时候我和哥哥都已经上小学了，黄昏放学回家，在昏暗的茅屋的竹床上，我看到了我的妹妹，她的瘦小和脆弱使空洞的竹床显得更空洞，她的身旁坐着苍黄疲倦的母亲。

直到我的妹妹长到能跟着我一起上井边汲水，我们是住在那神秘的小茅屋里的。前几年暑假回去，我又回到了那茅屋，三间茅屋已剩了两间半，最右边的半间已经倒塌了，屋后的竹林不见了，换成了一些被稻草裹住身子的树苗，我们每天汲水的古井，枯干以后可以看到井底的石头和垃圾，唯一没有变的是屋前的甘蔗依然青青。

如今妹妹已经是开始选择男朋友的年龄了，自己也已经长了胡子的人。只是在想起童年住过的小茅屋的时候，总忘不了在冬天的寒风中跟着我上井边汲水的妹妹，而那只曾经使我和哥哥吓得不敢喘气的蛇，也不知还健在否？

王鼎钧

登 楼

——青白回忆录之二

听说又有人盖大楼？

不错，又盖好了一座大楼。

是不是比以前的高楼更要高？

是的，比以前的高楼更要高。

有没有直达的电梯？

有直达的电梯。

在哪条街？我要去看看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外婆家。那儿有最大的院子，最大的自由，最少的干涉。偌大一座房子只有两个主人：外祖母太老，舅舅还年轻，都不愿管束我们。我和附近邻家的孩子们成为这座古老房舍里的小野人。看到平面上高耸的影象，就想起外祖母家，想起外祖父的祖父，在天井中间建造的堡楼，黑色的砖，青色的石板，一层一层堆起来。高出一切的屋脊，露出四面锯齿形的避弹墙，像戴了皇冠一样威严。四面房屋环绕着它，它也昼夜看顾着他们。傍晚，金黄色的夕阳照在楼顶上，使它变得安详、和善，远远看去，好像是伸出头来看着墙外微笑。夜晚繁星满天，站在楼下抬头向上看它，又觉得它威严、坚强，艰难的支撑着别人不能分担的重量。这种景象，常常使我的外祖母有一种感觉，认为外祖父并没有死去，仍然和她同

在。

是外祖父的祖父，填平了这块地方，亲手建造他的家园。他先在中间造好一座高楼，买下自卫枪枝，然后才建造周围的房屋。所有的小偷、强盗、土匪，都从这座高耸的建筑物得到警告，使他们在外边经过的时候，脚步加快，不敢停留。由外祖父的祖父开始，一代一代的家长夜间都宿在楼上，监视每一个出入口。

轮到外祖父当家的时候，土匪攻进这个镇，包围了外祖父家，要他投降。他把全家人迁到楼上，带领看家护院的枪手站在楼顶，支撑了四天四夜。土匪的快枪打得堡楼的上半部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，但是没有有一个土匪能走进院子。

舅舅就是在那次枪声中出生的。枪战的最后一夜，宏亮的男婴的啼声，由楼下传到楼上，由楼内传到楼外，外祖父和墙外的土匪都听到这个生命的呐喊。据说，土匪的头目告诉他的手下说：“这家人添了一个壮丁，他有后了。我们已经抢到不少的金银财宝，何必再和这家结下子孙的仇恨呢？”土匪开始撤退，舅舅也停止哭泣。

等到我以外孙的身份走进这个没落的家庭，外祖父已去世，家丁已失散，楼上的弹痕已模糊不清，而且天下太平，从前的土匪，已经成了地方上的维持治安的自卫队。这座楼唯一的用处，是养了满楼的鸽子。自从生下舅舅以后，廿几年来外祖母没再到楼上去过，让那些鸽子在楼上生蛋、孵化，自然繁殖。楼顶不见人影，垛口上经常堆满了这种灰色的鸟，在金黄色的夕阳照射之下，闪闪发光，好像是皇冠上镶满了宝石。

外祖母开始不喜欢这座高楼，她经常围着楼用手抚摸黑色的砖墙，担忧这座古老的建筑还能支持多久。砖已风化，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处石灰已经裂开，楼上的梁木被虫蛀坏。很多

人劝我外祖母把这座楼拆掉，以免有一天忽然倒下，压伤了人。外祖母摇摇头。她舍不得拆，也付不出工钱。每天傍晚，一天的家事忙完了，她搬一把椅子，对着楼抽她的水烟袋。水烟呼噜呼噜地响，楼顶鸽子也咕噜咕噜地叫，好像她老人家跟这座高楼在亲密地交谈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。

喜欢这座高楼的，除了成群的鹁鸽，就是我们这些成群的孩子。我们围着它捉迷藏，在它的阴影里玩弹珠。情绪高涨的时候掏出从学校里带回来的粉笔在上面大书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如果有了冒险的欲望，我们就故意忘记外祖母的警告，爬上楼去，爬那吱吱作响的楼梯，拨开一层一层的蜘蛛网，去碰自己的运气，说不定可以摸到几个鹁鸽蛋，或者捡到几个空蛋壳。我在楼上捡到过铜板、钮扣、烟嘴、钥匙、手枪的子弹夹，和邻家守望相助连络用的号角；吹起来还呜呜地响。整座大楼，好像是一个既神秘、又丰富的玩具箱。

它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是满足我们破坏的欲望。那黑色的砖块，看起来就像铜铁，但是只要用一根木棒，或者一小节竹竿，夹在两只手掌中间旋转，就有黑色的粉末落下，木棒陷进砖里。轻轻地把木棒抽出来，砖上留下浑圆的洞，漂亮、自然，就像原来就生长在上面。我们发现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刺穿看上去如此坚硬无比的外表，实在快乐极了。在我们的身高所能达到的一段墙壁，布满了这种奇特的孔穴，看上去比上面的枪眼弹痕还要惹人注意。

有一天，里长来了，他指着我们在砖墙造成的蜂窝，对外祖母说：“你看，这座楼确实到了它的大限，随时可以倒塌。说不定今天夜里就有地震，它不论往哪边倒都会砸坏你们的房子，如果倒在你们的睡房上，说不定还会伤人。你为什么还不把它拆掉呢？”

外祖母抽着她的水烟袋，没有说话。

这时候，天空响起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，把水烟袋的声音吞没，把鸽子的叫声压倒。里长仰看天空，我也看天空，我们都没有看见什么。只有外祖母不看天，看她的楼。

里长又说：

“这座楼很高，五里以外都看得见，要是有一天，日本鬼子来了，老远先看见你家的楼，一定开炮朝这里打。他怎么知道楼上没有中央军或游击队？那时候，你的楼保不住，邻居也要遭殃。早一点拆掉，人对己都有好处。”

外祖母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好像要说什么，却被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压住了。这可不是水烟袋的声音，也不是鸽子的声音，这声音由天上压下来，震得我头皮发麻。一架日本侦探机，忽然来到头上，朝天井俯冲下来，像一个恐怖的落体：它的影子也的确铺在院心。满楼的鸽子惊起四散，好像整座楼炸开了。老黄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却记得尽它的职责，朝空中汪汪狂吠。外祖母把平日片刻不离手的水烟袋丢在地上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里长的脸比纸还白，说了一句：“我要回家看看，”就不见了。

这时，舅舅从外面惊慌的跑回来。人人从野外，从茶馆里，从街道上往家里跑，准备用他们微弱的力量，扑救家中可能发生的滔天大祸……

幸而什么也没有。那不过是一架侦察机。

可是，有经验的人说，在侦察机后面紧跟着来的，是成群成队的大轰炸，然后，是靴声铿锵的日本军队……

这天夜里，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时时在低沉的绵长的窃窃私语中醒来了，又在那迫切的，模糊的语音中睡去。我不知道外祖母对舅舅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舅舅对外祖母说了些什么。

我只觉得他们谈了一夜。

这一夜，没有听见呼噜呼噜的水烟。

舅舅摇我，我睁开眼睛，见满窗阳光描着舅舅整齐的穿戴，吓了一跳。在他后面，是外祖母满是皱纹的脸。

我像一个出水就擒的鱼一样被舅舅按在床上。他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不要问我去到哪里，也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你马上就要长大，你长大了，自然知道我去到哪里，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——你不要送我。”

我一面点头，一面挣扎。外祖母说：“你舅舅自己走，我不送，你也不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抗议了。

“为了别让人家看出问题来，我要一个人慢慢出镇，就像平时赶集进城，下午就会回来一样。这里有人要当汉奸了，如果惹起了他们的疑心，我走不成。”

外祖母对舅舅说：“你走吧，趁早凉快。记住，我要站在这座楼上，看你回来。”

舅舅拿着一把扇子摇摇摆摆走出屋外。外祖母这才命令我：“起来！”

我一跃下床，她吩咐：“跟我来！”

我紧紧跟着她，到了院子里，舅舅已经不见了。她走到楼门口，回头说：“过来扶着我！”

啊，她要登楼。她有二十多年没有踏上这堆满灰尘的木梯了。她索索发抖，楼梯也索索发抖。鸽子看见她来了，朝她咕咕地叫，啄她的手，在她脚下走来走去。她不理那些鸽子，谨慎而坚持地登上梯顶。啊，两排屋檐中间的空隙里舅舅正摇着扇子慢慢的往镇外走。有时候屋檐把他遮住了，有时候又露出来。不论舅舅的身影是隐是现，外祖母总是目不转睛地细看。

“我的眼睛不行了，你还看得见他吗？”

“看得见，舅舅快要出镇了。”

外祖母专心向前凝望着。

“还看得见吗？”

“他已经走到镇外，围墙挡住他，看不见了。”

外祖母的眼泪扑扑地落下来，好大好大的泪珠子。我心里一慌，眼泪也流下来了，都没有哭声，就像商量好了一样，只流泪，不出声。满楼的鸽子咕咕的，替我们发出哭声来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远在征途的舅舅也一定在哭，没有声音地哭着。

以后，我没有舅舅的消息，外祖母也没有我的消息。我们像蛋糕一样的被切开。可是我们毕竟不是蛋糕，我们坚信抗战会胜利。从那时起，我爱平面上高高拔起的意像，爱登楼远望，看长长的地平线，想自己的楼阁。

冯 青

旧 事

看到你在出神的应该是我。是我在走入黑暗巷子，是我在按红漆斑剥的门铃，是我见你仍旧呆立了那么一会儿，才继续移动了黑青色的脚步，溶入大榕树的水气里去。紧接着，我似乎听到奇妙而清澄的接吻声，被张挂在榕树的气根之间，丝状，不慌不忙的波纹，如此将悲伤与怔忡，一丝不漏地接收过去了。

如今见你出神的是我，独自拎着简单的行装南来北往，因为害怕想到你，而力求镇定；突然冷酷起来的我，按着眼睑之下的秘密，紧紧抱住怀里翅膀扑动的小鸟。而真正看到我流泪的将是你啊！刚从密林似的酒吧买醉回来，恍怩之间，你站在我的面前，用落寞的脸狠狠击打了我，用不必追问也已一清二楚的眼神鞭笞着盛装及风尘仆仆的我。

我仍旧很珍惜那分悲剧气氛浓厚的病历表，我很想将浓郁的乡愁及无垠的寂寥调成一杯乐酒，每天送到你手里，请喝它！天空再度被当作美妙的声音而回响了片刻，在这里，依旧是我，盛装及风尘仆仆的我，自八楼的咖啡座踱蹀下来，街道已经被包裹得很深了，一条笔直的，深深闯进我眼瞳里，似乎是一片聚集着风声的路途。请喝它，请喝着它，人是不是应该独自走完这条长程，然后返回床上去仰视自己平凡的一生呢？

我走进窗格子里，如同慢动作的影片一般的脱下了衣服、丝袜，把行李袋扔进不慌不忙的角落里去。不错，我仿佛见到微酡的你，在小房间的茶几面前，你说没有醉，但不是你，我亲眼望见你眼中的一丝怀疑。当你拉开纸门的时候，从走廊的侧面，骤然出现树的枝丫，因着风而颤抖的身子；你说我在倾听你拉开纸门的声音，那绝不是你，那使我想起自高空坠下的女人，她在炉上烹着茶，而我在桌上读着川端的“京都”，京都的雪在窗户上骤然晴朗了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讷讷的接住说，那并不是你啊！一个幽暗而空空的地方，住着你经常逼视的一个女人，如同慢动作影片一般的活动着，不慌不忙的生活，爱着小心沉落的生活。

那不会是你，你将外套裹住我发抖的肩膀，那么朦胧的气氛，我不小心抖了一下，乃是生之哀愁旅人；我看见你望着我走进城市深处的声音里去，直到所有星斗的列车悄悄开动，直到，我一把抓住你愀然的眸子，放声说“不”，再度望见你暗阁辽阔的背影，这次不是溶入榕树的背景里去。再次凝视我的将不再是你，陌生的邻居和鼾声把黑暗折叠起来，我尚且连自己都看不见了，然而，你不是也正好走入了车声及喇叭的暖流里。

我在路上静静走着，好像攀着你的肩膀，听到你雄浑的歌声里有好看的萤光流出来。知道那声音会向着远方迂迴，然后，你在读着一本书时，阖上兴味最浓的部分。

叶维廉

母亲，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

——寄给母亲在天之灵

妈妈：

我几乎无法相信，你离开这个沉重的世界，已经五年多了。常常在深夜里，或因备课而熬夜，或因事务而写报告，突然会掷笔思怀，忧伤处不能自己。但从来没有像近日或今夜这样，满胸话语的潮涌，欲夺胸而出。

不瞒你说，连我自己都感动微微的惊异，惊异于自己今夜之欲言。因为啊，自从那些不堪追忆的苦难的童年开始，我们之间便很少谈心。你，你自从由大城香港小康的家庭到了偏僻的乡下，在战火中夜半翻山越岭去为农妇们接生，在草寇凶横的日子里，穿越荒野到澳门买杂货做小生意……你更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的艰苦和灾难，饥饿与忧愁，不怨不艾，担负着各种的劳累来为我们兄妹四人和爸爸赚取生命的条件，或许是这样含孕着生命的深度的沉默，这种不需要语言去矫饰去说明，我们便完全深感的充满着爱的沉默，这三四十年来，你几乎没有一次用悲伤或愤怒的语调和我们倾诉你心中的愁伤，你一年一年地为生活而奔劳，吞含着种种奚落，忍受着种种的病痛和烦心、伤心的事。或许是这样含着爱和生命的深度的沉默和忍耐影响着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近年来也沉默寡言，也懂得了忍耐，每遇不遂心的事，也像你一样，把它吞含在心底层里。